

寻梦到徽州

□陈玲珂

每到“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季节,朋友圈总是被花花草草、山山水水霸屏。如若画面中除了春景之外还有群峰环峙,粉墙黛瓦、飞檐翘角、古巷青石,不必质疑这在咱们徽州。

江南春来早,在各地冰封大地尚在缓慢复苏之时,地处安徽的皖南已是郁郁葱葱。这里的天然山水、田园风光和独特的徽派建筑,不仅是“家门口”人周末和短途踏春首选,也是临近省市游客看山看水的最佳选择。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春光不容辜负。待你迈出家门才发现,一不小心,天地间花开已谢,皖南大地被春色席卷般铺设了一层清新的绿。

哪里是不小心,明明是被这连绵的雨天忽悠。今年的雨水太多,多到将湿冷冷的冬天拉长了月余,蒙住了眼,锁住了步。连一向逢春便萌发的柳树也迟迟不见动静。从立春到雨水到惊蛰到春分,满世界蛰伏着,就等那春光乍泄,蓬勃而起。所以,当我们从绵绵阴雨中走出时,恰如整个世界被叫了声“齐步走!”,几乎同时,山青了草绿了花开了,那隐匿在深山里的油菜花,黄了。这些景致象封坛珍藏的老酒,就等着春季出窖开坛这一刻,招摇千里,引来八方宾客。

城外人到徽州会首选声名远扬的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家门口”的人却更愿意走进深山藏谷,亲近纯自然原生态。在远离霓虹灯影和城市嘈杂的村落里,最能体会先人们寄情山水心境,也最能激发在此附庸风雅的墨客们即兴作诗抒怀,享受那种霎那间天地交融人文合一。

行进在家朋途中,越往里行,皖南特有景色在车窗外被快速铺展开来。公路两侧田地里油菜花或一簇簇或一片片被

掠过,风吹过处,弥漫的花香夹杂着野气息,淡淡的,清清的,柔柔的,是一种新生的干净。山体层峦叠嶂,长年常青的树木经过一季冬眠象被唤醒般,刚长出的嫩枝在春风里舞动,散发出清香。近处的坡上或一束或成堆的映山红,红的夺目耀眼,象是满山遍野的绿波激荡起,浪的让人心醉,让人恨不能伸出手臂去触摸它。抬头远望,远处的山,隐在薄雾中,无意间为蓝天镶上了不规则墨色花边,又象是为这无边的墨色镶嵌个镜框。这行走的车,便成了这框中景,景中因为人也变得灵动起来。

深山里的家朋乡尚村,因为旅游,它虽已没有“深山鸟飞绝”的静谧,然而暮色中游客散尽,未失“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松寒鸦”的意境。虽然是雨天过后,却没等来薄雾缭绕的“雾锁山头锁雾”“芳菲雾歇,暮色满房栊”的美丽画面,但那金灿灿的油菜花却是掐着时点适时开放,迎接着观赏的人们,开的铺天盖地、欢天喜地。

说起油菜花,如果把婺源千亩花海的大气恢宏形容为大家闺秀,家朋的油菜花便是镶嵌在崇山峻岭、层峦梯田间的金黄色明珠,称得上小家碧玉。“小家”而非“小器”,既有“黄萼萼蓂绿叶稠”的气势,又不失“八分半山一分水,半分农田和庄园”的惬意,让游客不仅在花海里徜徉,还能享受在这波流清洌、溪水回环中的美妙,感受其中独有的情趣和情致。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这句名诗现如今被作为宣传徽州的广告语,由于对诗词的解读不同,争议颇大,但一个“痴”字,最能体现此时彼刻徽州的景色却是无疑。徽菜、徽商、徽建筑等徽历史底蕴,使得徽文化一直根植于人心,因此,不管有梦无梦,“寻梦到徽州”不失是种很好的选择。不信你来试试。

半醉的江南

□潘姝苗

江南春色,古意悠然。像维持了一支素笔,将那山眉水眸蘸作墨汁,在仿若砚台的廊桥亭榭上描绘着唐诗宋词,水墨丹青。

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节气纷至沓来,没有哪一季的交迭如此隐约而曼妙,明快又淋漓。宣纸上走笔,江南如氤氲了水汽的梦境,书写着小桥流水的依依细语。旧宅古木,明月清风,庭院几许深幽。你看,那墙角井沿、松洞岩缝里挣扎出几处绿苔,几抹草青,是那么的似曾相识,形同故人,在耳际响起古老的钟声,几多情味几番感慨。

杏花春雨中,走过一段绵长梅雨季,甘霖渗透了江南,润软了山川,濡染了藏而不露的气韵。岁月变迁,四季更迭,将自然草木与人文风情演绎成一片风景,上溯到时光的洪流里,不免叫人唏嘘。想起他们:在雨中的西湖断桥,许仙邂逅白娘子,并与之同船共渡,相聚又分离;在苏州桥上,唐伯虎偶遇秋香,因佳人“三笑”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西冷桥上,苏小小与阮郁公子形影不离,分花拂柳款款行;在扬州半塘,落第的冒辟疆去找秦淮女子董小宛,一段流落风尘的曾经怎敌得过一程举案齐眉的婚姻,九年的“比翼连理”成就一部《影梅庵忆语》,斯人已去,闲情犹在。

书里记,小宛天性淡泊,用小一壶茶煮米饭,再佐以一两碟水菜香豉,就是她的一餐。辟疆喜吃甜食,小宛就酿饭为露,为他制作出几十种鲜活可口、花样繁

多的花露;五色浮动,奇香四溢,拿白瓷杯盛出,不要说用口品尝,单看上一眼,就足以消渴解醒。小宛还曾用芝麻、炒面、饴糖、松子、桃仁和麻油作为原料制成酥糖,切成长五分、宽三分、厚一分的形状,外黄内酥,甜而不腻,被人称为“董糖”。在喝茶方面,小宛和辟疆有共同的嗜好。他们常常是一人一壶茶,在花前月下默默相对,细细品尝茶的色香性情。

“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才子佳人何其痴绝,所有哀怨缠绵的爱情化作鸿文丽藻、血泪史诗,皆付之一叹。纵有一帘珠泪,千般情绪,也成了苔痕上阶草色入帘的青绿,闲抛在庭院,打湿今人追寻的足印。

有情饮水饱,无意食饭饥。对于烟火人间来说,种种羁旅终要与舌尖相连,时节、脚步、乡愁、自然的馈赠、时间的味道、文化的碰撞,都在一道道菜肴美食的制作里,演化为视觉与味觉的诱惑,被纪录和传承下来,令人无限回味。土地的收成,三分靠人力劳作,七分靠老天造化。感受着天地馈赠,日升月落、春华秋实,那朵朵蹿出树桩的菌菇,片片绽在枝丫上的茶尖,丛丛漫在田园的菜绿,与这遍地金黄的油菜庄稼一起,偏要靠一缕缕阳光来倾雨融合,一场场雨露来灌溉滋润,归于舌尖,与人的肺腑、情感生出共鸣,与岁月共舞。

细雨轻柔,桃花绿柳。一盏碧清的梅子酒,温润在口,任凭时光在故事里潺潺流淌,不觉一半醉了身心,一半醉了江南。

一日两村游

□徐业山

阳春三月,天朗气清,春和景明。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组织会员,前往义安区胥坝乡中洲、群心两个美丽乡村踏青赏景。

过长江渡口,首先抵达老新协结队共建的中洲村。抬眼望去,村部掩映在绿树丛中,笔直的水泥大道直通村口。大道两边的庄稼地里,一片片油菜花花开耀眼,一垄垄绿油油的麦苗随风起伏生波。不远处,一栋栋二三层白墙黛瓦民居整齐排列。从村部外宣传栏中得知,该村从2014年即初步建成美好乡村,2013年人均收入就达10500元;886户2400多人口中,除大部分村民从事农业外,还有860人外出务工,家家日子过得舒坦红火。听村里叶书记介绍,该村去年被列为全国社区综合治理示范村;今年计划建起敬老爱幼等设施,补齐民生方面的短板。为支持该村工作,市老新协每年为其办一至二件实事,助力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现已为他们建立图书室、为文化室配置大彩电、为村民服务中心安装LED显示屏等,共建共享活动不断有序推进。

群心村,无论是村容设施还是文化和文明创建,起点更高,配套更完善,特色更鲜明。进村举目扫视,一个个崭新项目让人觉得这里与城市没有多大的区别;宽阔的广场一侧,整洁有致的敬老院、宣书益

乐的老年活动中心、设施齐全的村办幼儿园、图文并茂的乡贤文化馆等,让人看了耳目一新、赏心悦目。仅以村民自豪和骄傲的“乡贤文化馆”为例,丰富多彩的乡贤故事令人肃然起敬;这里既有抗战时期村民保护、护送新四军的故事,还有解放战争中的支前模范故事;有改革开放中发家致富、帮助乡亲共同脱贫致富的能人、还有七旬老人主动帮助村干部调解邻里纠纷,促进村邻和睦睦友善相处的好人……馆中电子屏幕上打出的渡江第一船场景,最令人心动:1949年4月20日,14岁的小姑娘毛毛姐,第一个报名参加渡江突击队,乘黑夜从江北第一个跳上船,一手掌舵一手划桨,不顾敌人炮火四溅,把一船解放军战士安全运抵江南岸,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在老年活动中心外墙上,整版的钻石婚、金婚照同样吸引人眼球;无论是8对钻石婚老寿星还是26对金婚夫妻,人人红光满面、喜笑颜开,身着大红喜庆寿服,接受村干部和子孙们的祝福——这是近几年来该村每年重阳节为高龄老人安排的祝福寿宴之必修课。其寿星照两边的寿联道出了原委:“举案齐眉千载秀,相濡以沫百世修”,横批是“福星高照”。这既是对老人们的祝愿,也彰显出太平盛世之景。

清明,是一个诗意的日子。“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料峭春寒渐行渐远,明山秀水一路走来,天高云淡,风温和得像鸟羽拂过脸颊,连阳光也有了色彩。草木葳蕤,花儿们次第开放,早莺新燕忙碌起来,清明了!

清明两个字,从人们的嘴巴里一遍遍蹦出来,仿佛美丽的讯息在口口相传。有时候真佩服古人的造字,清明两个字,简直是妙手偶得;写出来,舒阔明净;读出来,清朗明澈;回味一下,如诗如画。恐怕只有我们中国人能把文字的音形意融合得如此浑然天成,一个字,就是一幅画,一首诗。又或许是因为千百年来清明文化的积淀,早已赋予了“清明”感情色彩,在我们的记忆里烙印下了冷暖的温度。

在我们的习俗里,一年里的节气、



铜官山

春天的色彩

陈闲珍 摄

清明 故国最美的疼痛

□吴 笛

最美的时节 故国
只有上苍能调色如此的风景
花花绿绿的雨
由南向北 从东往西
春风拥着芬芳旋转……山河
姹紫嫣红
而年年此旬今日
故国最美的疼痛 大面积复发

绿 镜

□曾 龙

花香枕着蝴蝶的翅膀起舞,
风在土地上反复找出种子的
窠窝,
泥泞揪住绿色的裙摆,
往前奔跑的孩子,
穿上了各自合适的脚步。

绿芽轻声吮吸着,
泥土藏好的芬芳,

四处寻觅的蜻蜓,
被织在电线网上,
等迁移归来的飞鸟,
赞颂每亩田地的生长。

接着水草跳进湖泊的镜,
我看到了水的皱纹,
看到了一群在窠探的鱼,
看到了流动的唇,

跪拜 鞠躬
我们才能打开隔世的墓门
愈合
滚滚红尘破裂的人性
在人间 据说
惟有这个节日
悲欢交集 心结重重
最迷离 最清明

最后看到春与红霞无边的拥吻。

终于白茫茫的无际交出了大地,
交给色彩斑斓的眼睛,
听远方无垠的欢歌,
被山川,
被田野,
被交给绿色的镜。

河边的清明

□章铜胜

春雷滚滚,春风浩荡,雨跳蛙鸣,正是清明好时节。《易经·说卦》中说“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护送新四军的故事,还有解放战争中的支前模范故事;有改革开放中发家致富、帮助乡亲共同脱贫致富的能人、还有七旬老人主动帮助村干部调解邻里纠纷,促进村邻和睦睦友善相处的好人……馆中电子屏幕上打出的渡江第一船场景,最令人心动:1949年4月20日,14岁的小姑娘毛毛姐,第一个报名参加渡江突击队,乘黑夜从江北第一个跳上船,一手掌舵一手划桨,不顾敌人炮火四溅,把一船解放军战士安全运抵江南岸,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清明于岁月的新鲜之外,应该有着一些深远的意思在。唯其如此,清明的新鲜活泼才会生出如许的欣悦,才不至于显得单薄寒俭。追思慎远的凝重,是仰望中的清明,像风筝的线,牵着人们踏春时的轻盈步履,也像是春风的暖意,吹开每一张笑脸,感恩岁月的真诚。

临水择居,所居之楼不必多么高大,条石垒叠的屋基高可与岸相平即可,屋边数株桃花,沿岸两行新柳就够了。

沿堤青草、碎花漫坡,渐行渐

远,如晚风急雨,如无边春色。楼可两层,临岸近桥,岸边有石阶伸向河里,砌阶的条石上青苔斑驳,绿意生春。跨河石板桥,桥形如弓,承载着岁月的厚重,也承载着春天的鲜妍。桥头一株乌柏,龙钟老态,高过楼檐,屋檐上的青瓦在乌柏的新绿里,其色凝如新墨,清新阴润。

上得楼来,推窗远望,远山含黛凝翠,迤邐如屏,浅雾低岚浮在山腰,视野所及之处,就清爽简单了许多。

近看,村庄的翠绿里,黛色的屋脊绵延,桃红梨白间,鸡犬之声相闻。低头处,阡陌纵横,水田漠漠,新栽的秧苗在茫茫白水里,是伶仃单薄的新绿,弱难禁风,像身材单薄的纤纤女子,走在田埂之上,步履影动,总疑心那水田之中的田埂是软的,禁不起踩踏,随时会陷入水里一样,也担心那样轻盈的步子会在春风中飘落,如一片浮萍。

寒食近清明,时已暮春。唐代诗人韩翃在《寒食》诗中写:“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写的是暮春时节的长安,满城花开,御街柳斜。还应该斜风细雨作村景,

年旺,他一定会满意地颌首微笑。不信,看那棵棵花朵盛放的梨树,早已笑成了一片花海。

清明诗里,最喜欢一句“梨花风起正清明”,觉得这句最轻快明朗,让人心也轻舞飞扬。清明时节,气清景明,万物复苏,踏青出游是除了祭祖之外另一项非常重大的习俗。“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这种出外游春的习俗,现在还长盛不衰。而且久居城里的人,对自然的向往更强烈。

我的故乡多山,山上多梨树,每年清明节前后我都会带几个朋友去家乡赏梨花。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景常新,一样的花,看不够的风景。因为故乡多梨花,所以我对梨花情有独钟,觉得“占断春光如此花”的“花”不是桃花,而是梨花。

满山遍野的梨花开了,盛况空前,一片片洁白的梨花,宛如一朵朵飘逸的云,旖旎多姿。唐诗有把雪比作梨花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诗人匠心独运,给人一种欣喜。梨花有雪的纯净高洁,雪却输给梨花一缕清香。梨花丛中,蜂围蝶阵,热闹非凡。我们忘情其中,有几个文友还诗兴大发,作诗互相唱和。朝而往,暮而归,一阵风起,飘落的梨花送我们下山。

“每个人都有一条根,它就在脚下,每离开故土一步就会异常疼痛。”清明,思念故土的那根弦,一拨就动。能回家的,回家看看。远离故土的,朝着家的方向,发出心底的呼唤,饮一杯思念的酒,解一解乡愁。

梨花风起正清明,我仿佛看到故乡的梨花,开成花海,漫过来,飘到我的眼前……

深山和它的灵魂

□石泽丰

我没有觉察出是哪种鸟的鸣叫撕破了天空,在我房后的山林里。日光顺着裂缝瞬间逃到人间,把昨夜笼罩过来的暮色无一保留地驱走,让世界显现在我们面前。清脆的鸟语从林子里传来,时而一声接着一声,时而声声相叠,久居城市的你,哪经得起这样的诱惑。你急忙披衣步出户外,像是要赶赴一场紧急集合,当你走出来的时候,却不见一人,只有山涧流水淙淙,低矮的民房依然处于沉睡中,等待着山地那边的太阳照过来。在这个叫做霄坑的地方,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脚步,它被我的心牵引着,被深山的灵魂牵引着。我顺着山路无端地向前行走,山路的一侧是山岩或依山而建的民居,一边是峡谷,山路始终伴随着流水,在拐它自己的弯,像一个极好的艺术作品,把无数个包袱藏在身后,出其不意地为你抛出一个,让你惊讶,让你赞叹。流水不大,浅浅的,清澈见底,不紧不慢地向下奔走着,遇到顺势而下的坎子或拦路的石头,它们翻身而过,次第发出哗哗的声音,似乎是在提醒着后来跟上的流水,防止它们跌跤。如果拦路的石头较大,它们就绕石而行,不争论不添堵,把一切交给时间评判,交给众目睽睽。我注意到流水发出的声响与坎子的大小有关,坎子大一点声响就大那么一点,坎子小声响也就小那么一点。流水觉得达到提醒的目的就行,坎子小无须过分喧哗,这是怕扰了村民?还是怕打破村庄万籁的平衡?我想:在这一点上,流水远比人做得好,人往往会难以顾及到这些,或者顾此失了彼。

听说这峡谷中的水流得没有间断过,就像这里的村民,世世代代生活于此,续写着一本厚厚的生态典籍。虽然没有哪一本书上记载过峡谷里的水流了多少年,但我确信,它们最早是从人类的思想里流出来的,这汁液流了几千年,上万年,准确地说,是从有了山有了人的时候,它们就开始在流。一位村民告诉我,他们自发把这片土地作为生态保护区,把保护生态作为自己最神圣的使命,谁都不许乱砍一草一木。诚然,植被如神灵一般得到了他们的呵护,长此以往,山上的古树自然不计其数。这些站立在风中的树木,应该就是山的灵魂,加上这流动的水,这山就显得格外灵动起来。我想,这首先要归功于早已化为尘埃的他们的祖先,他们把深山作为有灵之物,代代相教,代代呵护。当下,我每每看到有关河谷断流的新闻,心中会难免一惊,惊于上游的人们的思想,是在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掐断了那一带生态文明连续向前的链条。

流水向前,时间也是,我迈着步履,看见朝阳渐渐升起来了,它新鲜、洁净,把光的泉水源源不断从瞳孔里喷出,洒满向阳的山顶,慢慢地洒至山腰,洒到山脚,洒满人间。这是宇宙的大爱,无可比拟。我观察到,当它探出头来的时候,村庄也就醒了,农家的炊烟在屋瓦上伸着懒腰。炊烟的下面,肯定有一个长者在用他厚实的手掌,时而握着锅铲,把山里美好的时光炒成滋养生命的饭菜;时而捏着铁火钎,把灶堂里的火焰延续下去,直到煮熟饭香,直到日子过得殷实。这就是山里人的生活,他们不求以舍弃原始生态换来的富贵,只求青山绿水常在。山里人的这些想法,是何等地接近地气,永远那么水气淋漓。虽然大多没有什么渊博的学识,但他们知道,守住了这样的环境,就守住了自己的饭碗,就守住了子子孙孙的天空。

太阳升高了,顺着山坡望去,那些半山腰的茶树,那些嫩绿的茶叶沾着山间的雾气,呈现出一种鲜嫩的质感,它们舒展在辽阔的天宇下,把绝世的香气返哺于人,尤其是在经过制作之后,通过自己唯美的心,把深山里的故事传得很远很远。